

觀察叢書

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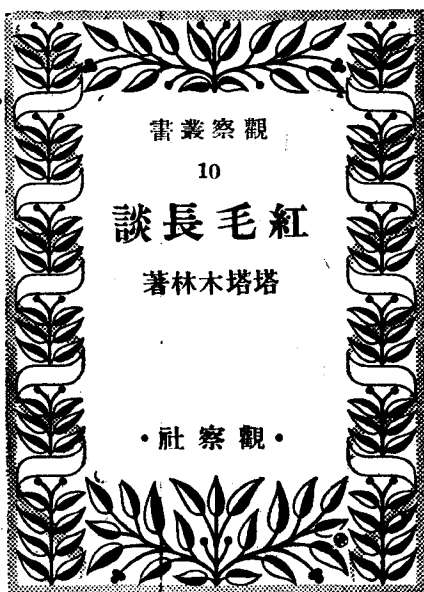
紅毛長談

塔塔木林著



上海觀察社發行





紅毛長談

(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)

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〇〇〇一—三〇〇〇

著者 塔塔木林

發行人 儲安平

發行所 觀察社

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

基本定價：國幣九元

目、錄

法治與人治	一
中古政治	四
半夜三更國際夢	九
玫瑰好夢	二一
神遊西南	二七
二十年後之南京	三五
新舊上海	四四
附錄一：來函選登	五五
請教數點	五五
三十五歲以上者應處極刑	五七
中國在進步中	五九
以「洋」作俚	六〇
用含淚的笑臉寫	六四
此語可謂直達肺腑	六六

附錄二：紅毛文選……………六八

甲：中國舞台的歧途……………六八

乙：中國音樂往那裏走？……………七三

附錄三：懷塔塔木林……………七八

紅毛長談

法治與人治

余致力生計，凡三十五年。（恕余擬仿貴國國父遺囑。此囑每週誦讀一遍，國家個人種種問題，都必迎刃而解。）其實余出生後，十六年來，皆是愚父母代余致力。後來老公母倆相繼棄世，余乃親自致力。致到如今，先坐監牢，後當難民，現又充市販，總算不枉此生。貴國大公報者，余早聞名也。今該報主筆王芸生先生憐余落魄，喜余略識中文，命余偶為該報撰文，余欣然就從。聞貴國言論家之自由雖有涯，而紅毛言論則無涯。蓋紅毛究難知華事微妙，其愚盲即其大涯。故余決放膽揚言，以宣洩在華西人之真誠肺腑。萬一為貴國政府中意，或可邀為顧問，則愚生計豈不亦解決了哉！

惟貴國有一毛病。（恕余！）即每遇紅毛記者，輒稱之為『偉大的同情者』；所經之地，滿城懸旗歡迎，並遣小學生排隊吶喊，一若受政府主使。而一旦紅毛措辭不恭，又不准其發電報。殊不知紅毛記者之奉命來華，無異於三輪車自外灘而南市，職務所驅遣者也。懸旗歡迎，是一日曝之也。停發電報，是十日寒之也。前者徒令彼生「賄賂」之感，而後者不啻一棒打盡其同情。是故在余處女篇，謹此聲明，請勿懸旗歡迎。但如有聯總之公價米麵，

或無需金條之亭子間，則余當欣然納之。蓋余抵貴國後，始知中國精神上所缺者爲公德守法，而物質上最缺者，厥爲屋頂也。

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。然今日有資望之歐人，對華莫不以三十六着守口如瓶爲上策。余無資望，又缺國籍；惟余既忝居百代過客之一，深知欲達到中國福利，東亞安全，必先完成政治統一，此層貴國之過客已說得舌破唇焦者也。余來自歐洲人種文化宗教最複雜之一角，深知中國得天獨厚，既無天主東正新舊教之分，而貴國文字縱貫數千年，橫遍半壁亞洲，無人不能了解。由遼寧至昆明，距離遠長於列甯格勒至里斯本。途中匪盜偶有，語言却是一個。此在歐洲幾爲不可信之事。是故由文化上講來，貴國可謂世界上最統一之民族。換言之，貴國之統一障礙，大抵人造者也。人可造，人亦可消除。此余對華樂觀之基本因素也。

自抵貴國門檻（上海）之後，屢有貴國人士詢余對華感想。余不禁爲之慚然。余在柏林大學所研究者，乃漢唐中古農業之中國也。抵此方知廿世紀之中國上海，不啻紐約之廂城。曰美容院，曰夜總會，曰口香膠糖，以及在歐佔領國中開駛尙須遵守速度限制之吉普。所幸，在此廂城中，貴國之文物雖不見，貴國之美德尙未泯沒。夫秦朝阿房宮設備固奢，而滬埠之流線汽車，大飯店餐館之玉杯象箸，寶裝溺器，又何次之？貴國哲學家墨子雖先新生活運動而提倡節儉，但以貴國豪爽天性，搭以美國目食耳視之藝，美德無法不彰矣！英國新逝世之凱恩斯貴族（Keynes）倡藉所得稅及貯蓄以削減民間購買力，其穩定國民經濟之功固偉

大，然黃泉之下，彼必仍爲閻家小姐少爺所咒罵也。此貴國治經濟者具有卓見處焉。

貴國文章大家，向對修辭持重謹慎。此美德今日亦保存下了。蓋任何歐西國家，大亂之後，如他國平靜無事，埋首建設，而已國兵兵不息，必坦然承認起了內鬨，此醜貌，雖紐約五街之美容專家亦難裝飾者也，該國精力亦必傾於消解內鬨。而貴國獨於「內戰」與「內亂」間作字句之斟酌。此足證貴國人士對文字之敏感，慎重，有分寸也。

貴國雖爲古老文明，而仍不失少年之戰鬥性，此亦研究漢唐文化之歐人所意想不到者也。此戰鬥精神，以電車汽車之賣票員知之最稔。余仔細考察，深知車少人多爲基本原因。然戰時歐美甚而重慶皆患車少人多之病，何獨無此表現乎？是人治與法治之根本分別也。在法治社會中，一切循規蹈矩，公理所在，擠也枉然。在人治社會，你不擠則落伍，且一落卽不可收拾矣。

昨日余在林森路上散步，因見壁上有新貼標語，乃稍駐足。適牆下有一黑白犬伏臥。彼平空撲來，在余小腿擇肉厚處狠狠咬了一口。余忿然質問：汝獸類，奈何憑空噬我一口乎？犬夾尾答曰：我不咬你，你必舉足踢我矣！故先發制你。嗚呼，此中國之悲劇也。夫漢唐時代，迷信風行，朝野尚有畏懼天理，信託天理之心。當此科學昌明，而法治未定之際，人無信任，犬無保障，咸先噬人以衛己，擁上前去以免落後，社會秩序勢必愈鬧愈亂。是故中國問題之根治，在終止人治，施行法治也。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。避免在法治掩護下繼行人治，則恐尙需時日耳。

中古政治

上禮拜四有大學生某，至愚住所，硬說中國已法西斯化。愚覺其話中有語病，當即詳細盤問：怎麼說呢？他說：『今晨黎明，有着國家制服者數名，首名手持上刺刀之步槍，次名腰插手槍，向我寢室衝鋒而入。餘則把守大門。翻箱倒櫃，甚而枕被也掀開來看。無公文，無罪名，自由出入民間住宅，這不是法西斯嗎？』愚說，這還算不上法西斯。

夫法西斯者，一套政治機器也。中國生產未機器化，政治亦依然徘徊於中古時代。機器文明與中古文明之分別甚多，前者巧妙，後者笨拙；前者規模大，後者零星碎落；前者非錢或人情所能買動，後者尚有商量餘地；前者公然，後者掩耳盜鈴。譬如中國國際宣傳之主題是中國如何如何民主。每年花費國帑何止千萬。在歐美大都會華麗旅館請鷄尾酒，重賁津貼紅毛職業文人寫譽華文字，出日刊月刊，散傳單，辦演講，目的不外宣傳中國如何公道。然歐美在華眼目還是有的。新聞記者之外，尚有外交官。記者的想頭，尙可由其報告中審查，必要時不准他居留。而狡猾的外交官如何寫報告，則無人知曉矣。聞前年昆明某大遊行，消息正是一位駐華歐籍大使帶回者，又有歐洲某國派訪華團來看民主模範，回去各地邀請華事，口頭不斷頌揚中國政府招待如何殷勤，但僅此而已。又聞前年教育部公布留學生條例，結果哈佛耶魯大學校長聯名拒接受了訓的中國學生，於是貴國報之以停發留學生護照，招待

歐美報紙亂罵，終於收回成命。夫國際宣傳與國內事實距離太遠，使吾輩紅毛對貴政府信任少，而喜接觸民間，其結果必使民間牢騷變成外交秘密報告之內容，而壓制本國言論，結果必增長域外輿論之分量。正牌法西斯如當年之德義，本身經濟既有辦法，國力又充足，可任舉世譴罵，置之不理。貴國不配法西斯化理由之一是中國太窮，須仰仗他人扶助；太弱，實在不敢向舉世挑戰；結果伸出拳頭來捶倒身邊幾個瘦鬼，勢必又縮回去充老實人。原因還是中國太窮，而救濟中國窮的是相信民主的；太弱，而『保護』中國，在國際場面上支持中國面子的又是民主國家。這是中國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。

法西斯統制國內之第一利器是人口登記。當希特勒在臺上時，愚每次遷移，職業變動，家中生死，都須報警，否則受處罰，而將領不到食物券。其政策無異把全國人民視如綿羊，編號，登記，休想跳出其掌外。英國警察戰時曾仿此法以統制外國人。請問中國內政部可確知全國人口概數？學童多少？未婚婦女若干？死亡生存率之比較如何？愚抵華已數閱月。報上謂公價米須憑身份證購買，而愚就從未看過中國身份證。（有之：前天四馬路有三輪車撞倒了人，坐車紳士由懷中掏出名片一紙，便揚長而去。）

法西斯國內第一武器廠為廣播。當年德國無線電幾為瓦格納的音樂與戈培爾的嘶喊包辦。中國演講家既文質彬彬，不善嘶喊，而中國音樂非纏綿如鴛鴦啁啾，即幽逸如風雨歸舟，都不配與猖獗的法西斯主義奏和。看到貴國國產電影及廣播，深知中國政黨無意利用此左右民意之媒介，而可惜教育當局亦不屑利用它。從朝到夕，非蘇灘即粵曲，中夾以美容品

廣告。偶有西樂，亦不過扎茲舞樂；近代西洋文明之垃圾。真正法西斯是不會放棄廣播電影的。

但根本使中國無從法西斯化者，是貴國人民之素質。無論由史書或由個人接觸，愚可斷言中國人民深入的個人主義氣息，乃法西斯化大家最無辦法之事也。法西斯化重紀律，尙英雄崇拜，而中國人民是『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』，他耕田，吃飯，拉屎，生兒子，病了吃藥，死了入土；袁世凱可來，張宗昌可去，而王龍農民却最後仍是『主人』。

至於法西斯即使行得通，上算與否，有近十五年中歐一部太上感應篇爲誡。如果米蘭城中倒懸的莫索里尼死屍，與連屍身都未敢留在人間的希特勒不足爲警鑑，嗚呼，則大腦袋必是一枚大窩瓜矣！

愚每過上海街道，見紅綠交通燈及『祇准由南向北』路標，輒起無限感慨。交通燈在歐美原爲自動機關，由設計家預先估定長短時間，如南京路（一等街）五分鐘，交叉之浙江路爲三等街即三分鐘，各街車輛循規蹈矩，待其過街機會。南京路上縱有三星將軍或紅官部長新型汽車，亦須予浙江路殘舊黃包車以相當機會。且紅綠之間，尙有黃燈爲過渡警告。用交通燈而不用交通警察，乃將交通由人事化變爲制度化也。而此發明到中國似又返回人事化之原位。蓋交通燈下如立一值班警察，手腕一撥，燈色即變，無怪軍用卡車在行列中咆哮，私人汽車鳴鳴齊鳴了，而橫街之黃包車夫嚇得如在日憲兵鼻下逃生。一條相當寬之街道，亂烘烘得誰也過不好路。

夫交通燈者，民主政治中之制度化也。譬如徵兵，莫管你家有良田千頃，莫管你是沿街乞討者，一律徵派。譬如言論，議會上各黨俱可發言。譬如當官，不管你是大舅小舅，官吏按級提昇，不得暴發。其知處在刻板，長處在公道，在使人無從指摘。而交通燈運到貴國改由警察開，也有如外國總統制運到貴國即變成袁世凱式之皇帝一樣也。

夫黃燈者，紅綠極端之過渡也。其存在本身意義不大，但其作用却在避免撞車慘禍。取消此黃燈寧非歡喜撞車乎？用之於政治，黃燈可說即是緩衝國共間之無黨無派人士也。此種人主張不夠鮮明，尤談不到積極行動，但於兩路口皆堵住龐大卡車之今日，黃燈或足以避免血肉飛濺之悲劇也。

馬路如『祇准由南向北』，則『由東向西』之交通終必在某點與之發生決死衝突，蓋迫得無辦法也。衝突起來，一二輛三輪車好解決，千百輛就匪易了。夫法西斯者，祇准單線交通之政治也。一九四〇年德敵抵達對岸，而英國下院尤為家常瑣事喋喋爭辯，是有如交通燈以紅燈示堵滿車輛之街口也，招得獨裁國家諷笑民主政治之無用。而納粹之車譬如救火車，可以橫行無阻。殊不知街上偶有救火車可以，如各車都變成救火車，街市秩序必亂；秩序亂，即救火車亦必行動不得也。此烏龜式之議會政治戰敗了毛兔式之獨裁政治之真正原因也。

而南京路上早晨祇准走汽車，則在納粹國家，亦未之聞也。此所象徵者，並非法西斯政治，而是中古時代之蠻性政治而已。

交通燈下之值日警察，掌握之權固大矣。但他果然舒服嗎？佇立在大太陽之下，東來卡車向他按喇叭，南去的三輪車也響動銅鈴。即使爲了那可憐的警察，也希望中國的政治交通趕速自動化。開救火車的先生們或以爲一旦自動化了便將「消滅」；事實上救火車爲市政之必需，而真正的自動化交通，南北東西都可暢行無阻。需要的是容忍，守法，和一顆公道心！然而中國的交通燈制已非局部改革所能爲力的了。

半夜三更國際夢

本週敵毛所收貴讀者來函，較前尤多。惟愚腹中有一夢，亟欲向諸君傾吐，不得已，只好改變作風，將普通談話展後，先道我夢，庶免遺忘之虞。

夫夢者，晝間下意識有所思，而夜眠織成之花樣也。因係順意識成，誇大處自難免；且因係有所據，亦未必爲絕對不可能。舍下塔太太善扶乩，愚則善夢。每夢必長，偶爾且用以預卜未來，雖不次次言中，但失牛之鄰舍因余夢言而復得者亦有之。

前晚赴民國路大公報編輯部參觀，適該報長條桌上正有男女譯電員數位，低首翻譯各通訊社來電。歸家一瓶威士忌後即就寢，不料腦中通宵達旦盡是新聞電報，冗長不斷，有如麵條。茲就記憶所及，零星寫出。各電皆係敵毛所杜撰，版權所有，與所標各通訊社無涉，諒讀者及各該社長不至誤會也。惟愚醒來通身是汗。細思之：貴國人爲貴國流血，敵毛流點汗亦算應該。

敵夢計分三段，作三更，大致爲無聲的。其有聲處（嚶語，嘶喊）亦不另加圈了。惟聲音過火時，塔太太確踢憑一脚，以示警誡。天暑蚊多，睡下好不容易，無怪她不答應了。

第一更：一九四七年冬

(華盛頓十二月十五日聯合社電)頃悉今晨遠東和會議籌委賠償組會議席上曾發生一幕趣劇。先是中國代表以清晰流利之英語，陳述中國人民自瀋陽事變以來所遭遇之奇重損失，除性命傷亡約千萬外，計民間田園廬舍遭戰事破壞者五三七八九〇所，工廠被轟炸者三十座，約佔當時中國工廠總數百分之九十強，學校遭破壞者七五〇二所，其中私塾及野鷄大學在內。此外鐵道遭破壞者八百公里，車頭損失計九十座。但對中國民族建設工作展緩之損失尤無從估計。故無論由戰爭犧牲言，抑由實際需要言，中國皆應享受全部賠償百分之七十五，此實爲中國人民之迫切要求也，諒與會諸君必能同意。於是此問題乃付諸討論。法代表認爲百分之七十五稍嫌太多，中國代表立即以責難之口氣質問，法國有何資格說話？在歐洲彼則曾向德求降，在遠東，彼則准許日軍利用安南爲空軍根據地，致使中國西南大後方受敵威脅，而馬來亞終致不保。此時法代表面紅耳赤，側向英蘇代表張望。工黨之英國，自歐局明朗化後，雖與法已訂同盟，與蘇友好條約亦已延長，但爲顧全遠東市場，雅不欲得罪中國。美代表則極力贊成中國代表所提之數目，並謂如其他代表堅持減低，美國願將自己應得之一部份，讓與中國，以示基督教大公無私之精神。惟中國必須允許上海跑馬廳繼續懸掛美國旗，並可借用青島、葫蘆島、崇明島、海南島爲海軍避暑地，藉爲中國消除海盜。坐於中國代表緊旁之蘇聯代表連吸烟斗，迄未發言。此時徐徐將烟斗置於桌上，扶椅背而起，以炯炯之目光向全場逼視，然後以諷譏之語氣發言稱：日本加諸中國人民之痛苦固大，請問中國政黨爲維持自身政權而與內戰，以致造成之損失，應由誰賠償乎？夫內戰各國皆有，然內戰

必有止境，以任人民喘氣。中國之內戰過去數十年從未停止，因此……言及此，中國代表乃起立聲明謂：本委員會所討論者係賠償問題，至於敵國內戰乃家中私事也。余認該代表有意走題。蘇聯代表乃繼曰，公事私事，人民之實際遭殃有何不同？今日果真爲『人民世紀』，則人民之損失，無論外戰內戰，俱應賠償。中國兩黨大戰，自日本投降後，迄今已兩年半矣，而中國內戰猶未獲結束，本席以爲日本如於此時對華賠償，無異挖甲坑以填乙坑。卽是苦了日本人民，亦未甜了中國人民，數目愈大，中國內戰能力愈強。爲人道計，本席提議暫緩討論日本對華賠償問題，以待中國之安定。蓋中日緊鄰，搬運便利；一旦償品件數決定，實行並不困難也。蘇聯代表之怪論發完，全體爲之譁然，明知中國受屈，但亦不知如何代中國辯駁。澳大利亞代表乃掏出白手絹朗聲握鼻，美國代表向衣袋亂摸，似在尋覓口香糖。中國代表三人，乃收拾皮包，向主席聲明退席，方走到廳門，英代表殊抱不平，乃起立以華文朗唱『三民主義歌』，正待出門之中國代表團只得駐足低首，雙臂下垂，作靜默狀。主席趁勢敲桌，請中國代表速返原席，以免擾亂會場秩序。中國代表進退維谷。此時英美代表乃擁上前去，各攙一邊，隨之法國亦爭拉一把，於是中國代表勉強還席。美代表乃起立，雙手扶於中國首席代表肩頭發言謂：中國乃美國在遠東之契友，其關係僅次於菲律賓。敵國在華既未佔有香港，亦不垂涎大連。敵國乃太平洋國，乃商業國家。敵國對華政策卽基於此二點。余對蘇聯代表之強詞未能同意。徐州昨日果爲共軍之焦土政策所焚，而國軍上週攻入延安時，其淒慘亦令人驚心動魄。但中國長期外患而繼之以長期內戰，我人對中國代表要求之總額百

分之七十五賠償，益覺有支持之必要。此時英代表亦起立，先盛讚中國文明之悠久。該代表係瓷器專家，故對永樂出品恭維備至。繼謂美國刮臉刀出品雖價廉，終不如英國老人牌之堅固可靠。爲增進中英人民友誼，輔助中國之戰後建設，敵國願與中國早日完成商業協定。至於香港問題，只要中國對英商業保證不存歧視，一旦貴內戰歇手，立即可以交還。蓋工黨之英國，深明國際大義，而香港此次已證明並無軍事重要性，蓋敵國在遠東只求通商，不擬擔負虧本之戰爭矣。此時紐西蘭籍之主席乃起立謂今日諸君發言，多與賠償問題無關，明日此時此地再聚會，並盼諸君就題發揮云。

(十二月六日國聞社南京電)頃聞統計局方面透出驚人消息，號稱四萬萬五千萬之中國人口，實數已不及四萬萬人矣。蓋除抗戰傷亡，兩年饑荒瘟疫所損失之人口外，本屆徐州延安二役，估計性命犧牲，亦在三百萬以上。而外蒙獨立，東北繼續割據，統計損失當不止五千萬人云云。

(新華社十六日張家口電)共黨發言人頃聲明，該黨仍抱一向擁護和平之原旨，惟如國軍進攻，必不惜一戰云。

(中央社十六日南京電)中宣部代言人今日在招待記者席上，堅稱中樞決秉和平夙志，以政治方式解決內戰問題。不久政府並將有新提案發表云云。

(華盛頓十七日電)昨日遠東和約籌備委員會又舉行會議，討論日本賠償問題。主席以前日與會各國多作題外之言，乃於開會之初即聲明，所有提案必須具體。美代表乃起立謂中